



*One Hundred
Classic Works of the
World Literature*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

嘉莉妹妹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嘉 莉 妹 妹

〔美〕西奥图·德莱塞 著
肖淑惠 朱小美 译

下 卷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十七章

水深火热：想入非非

赫斯渥收到麦·詹·海事务所的那份明确的通知以后，心烦意乱地上街转了一会儿，然后回到家时，才发现嘉莉那天早晨写给他的信。一看见信封上的笔迹，他激动万分，急忙将信拆开。

“这么说，”他想，“她是爱我的，否则她就压根不会给我写信。”

起初几分钟，他对信的内容感到有点沮丧，但很快又振作起来。“若是她心里没我，就决不会写信的。”

只有这么想，他才不致于沮丧透顶。从信的措辞上看不出什么，但他自以为能领会信的精神。

明摆着是一封谴责他的信，他竟然从中得到宽慰，倘若不是可悲，也是人性弱点的过份体现。这个一向自足的人，现在竟要从身外找寻安慰，而且是这样一种安慰。多么神奇的爱情绳索！我们谁也挣脱不了。

他的脸上又有了血色。他暂时把麦·詹·海事务所的来信

置之脑后。但愿他能得到嘉莉，这样也许他就能摆脱一切纠葛——也许这就无关紧要了。只要不失去嘉莉，他就不在乎他太太要做什么。他站起身来，一边走动，一边做着今后和这个可爱的心上人共同生活的美梦。

可是没过多久，他的思路又回到了老问题上，真让人厌倦！他想到明天和那场诉讼。转眼一个下午就要过去了，他还什么都没做。现在是4点差1刻。5点钟律师们就会回家了。他还有明天上午的时间。就在他想着这些时，最后15分钟也过去了，到5点了。于是他不再想当天去见律师的事，而转念去想嘉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人并不向自己证明自己是正确的。他不屑烦这个神。他一门心思只是想着怎样说服嘉莉。这样做并没错。他很爱她，这是他们两人幸福的基础。杜洛埃这家伙不在就好了！

正当他美滋滋地想着这些时，他想起自己明天早晨没有干净的衬衫可换。

他买来衬衫，还买了半打领带，然后去帕尔默旅馆。进门时，他觉得似乎看见杜洛埃拿着钥匙上了楼。可千万别是杜洛埃！他又一想，也许他们临时换了个地方住。他直接去了柜台。

“杜洛埃先生住这儿吗？”他问帐房。

“我想是的，”帐房说，并查了一下他的旅客登记表。“是的，他住这儿。”

“真是这样？”赫斯渥忍不住叫道，虽然他努力掩饰自己的吃惊。“他一个人吗？”他又问。

“是的，”帐房说。

赫斯渥转身走开。他紧闭双唇，尽量掩饰他的感情，可是正是这个举动将他的感情暴露无遗。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他想。“他们是吵架了。”

他急急忙忙、兴高采烈地去了自己的房间，把衬衫换了。他在换衣服时暗下决心，不管嘉莉是一个人留在那里，还是去别的地方，他都应该去弄个明白。他决定马上去看看。

“我知道该怎么做，”他想。“我走到门口，问一声杜洛埃先生是否在家。这样就能知道他是否在那里以及嘉莉的去向。”

他这样想着，兴奋得几乎要手舞足蹈了。他决定一吃完晚饭就去。

6点钟，他从房间下来时，仔细地看了看四周，杜洛埃不在。然后，他出去吃饭。可是他急着去办事，几乎什么也吃不下。动身前，他想最好确定一下杜洛埃此刻在哪里，于是又回到旅馆。

“杜洛埃先生出去了吗？”他问帐房。

“没有，”后者回答。“他在房间里，您想递张名片上去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迟一点去拜访他。”赫斯渥说完就走了出去。

他上了一辆麦迪逊街的有轨电车直奔奥登公寓。这次他大胆地径直走到门口。女仆替他开了门。

“杜洛埃先生在家吗？”赫斯渥和悦地说。

“他出城了，”女仆说，她听到嘉莉是这样告诉海尔太太的。

“杜洛埃太太呢？”

“她不在家，去看戏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赫斯渥说，着实吃了一惊。随后，他做出有要事的样子。“你知道她去了那家戏院？”

实际上女仆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，但是她讨厌赫斯渥，存心捉弄他，便答道：“知道，是胡利戏院。”

“谢谢，”经理回答，他伸手轻轻地抬了抬帽子便离开了。

“我去胡利戏院找她，”他想，但是他并没有真去。在到达市中心之前，他把整件事情想了一遍，认定去了也没用。虽然他极想看见嘉莉，但是他也知道嘉莉现在有别人作伴，他不想闯去向她求情。晚些时候也行——明天早上吧。只是明天早上他还得去见律师。

这趟路跑得他大为扫兴。他很快又陷入了老烦恼，于是回到酒店，急着找寻安慰。一大群绅士在这地方聊天，很是热闹。后面的一张樱桃木圆桌旁，围着一群当地的政客在谈着什么事。几个寻欢作乐的年青人，在酒吧边说个没完，去戏院为时已晚却还不想走。酒吧的一头有一个寒酸却又要体面的人，长着红鼻子，戴着顶旧礼帽，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喝着淡啤酒。赫斯渥向政客们点点头后走进他的办公室。

10点左右，他的一个朋友，弗兰克·勒·泰恩特先生，当地一个热衷体育和赛马的人，来到这里。看见赫斯渥一个人在办公室里，他走到门口。

“你好，乔治！”他叫道。

“你好吗，弗兰克？”赫斯渥说道，不知怎么看见他觉得轻松了一些。“请坐吧，”他向他指了指小房间里的一把椅子。

“怎么啦，乔治？”泰恩特问道。“你看上去有点不大高兴。该不是赛马输了吧？”

“我今晚不太舒服。前些日子有点小伤风。”

“喝点威士忌，乔治，”泰恩特说，“你该很在行的。”

赫斯渥笑了笑。

他们还在那里谈话时，赫斯渥的另外几个朋友进来了。11点过后不久，戏院散场了，开始有一些演员来到这里——其中还有些名角儿。

接下去便开始了美国娱乐场所最常见的那种毫无意义的社交性交谈，那些想成名的人总想从大名人那里沾点光。倘若赫斯渥有什么可倾心的，那就是倾心名流。他认为，若是替他划圈，他属于名流。如果在场的人中有不赏识他的，他很清高，不会去拍这些人的马屁，但他又很热心，依旧严格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。但是在像眼前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就特别高兴。因为在这里他能像个绅士一样光彩照人，人们毫不含糊地把他视作名流的朋友同等看待。而且在这种场合，如果能碰到的话，他就会“喝上几杯”。当社交气氛很浓时，他甚至会放开与朋友们一杯对一杯地喝。轮到他付帐，他也规规矩矩地掏钱，就像他也同其他人一样，是个外来的顾客。如果他也曾差点喝醉过——或者说处于醉酒失态前脸红、发热，浑身舒服的状态，那就是当他置身于这些人之中，当他也是闲谈的名流中的一份子。今晚，虽然他心绪不佳，但有人作伴他还是很觉宽慰。现在既然名流聚到了一起，他也就将自己的麻烦事暂时搁在一边，尽情地加入他们之中。

很快，喝酒喝得有效果了。大家开始讲故事——那些常讲不厌的滑稽故事，美国男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这类故事。

12点钟，打烊的时间到了，客人们开始离开。赫斯渥十分热忱地和他们握手道别。他浑身舒坦，处于那种头脑清醒，但却充满幻想的状态。他甚至觉得他的那些麻烦事也不那么严重了。他进了办公室，开始翻阅一些帐本，等着堂馆们和出纳离开。他们很快都走了。

等所有的人走后，看看是否每样东西都已锁好，能够安全过夜，这是经理的职责，也成了他的习惯。按照常规，只有银行关门后收的现金才会放在店里，由出纳锁在保险柜内。只有出纳和两位店东知道保险柜的密码。但是赫斯渥很谨慎，每晚都要拉拉放现金的抽屉和保险柜，看看是否都锁好了。然后，他锁上自己的小办公室，开亮保险柜旁的专用灯，这才离开。

他从未发现任何东西出过差错，可是今晚，他锁好自己的写字台后，出来检查保险柜。他检查的方法是用拉一拉门。这次他一拉，保险柜的门竟开了。这令他有点吃惊，他朝里看了看，发现装钱的抽屉里像白天那样放着，显然没有收好。他的第一个念头当然是检查一下抽屉并把门关上。

“明天，我要和马休说一下这事，”他想。

马休半小时前离开时，肯定以为自己将门上的锁钮旋到了位，门锁上了。他以前从来都是锁好门的。但今晚马休另有心事，他一直在盘算自己的一笔生意。

“我来看看里面，”经理想着，拉出装钱的抽屉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看看里面。这完全是多此一举，换个时间也许就根本不会发生的。

他拉出抽屉，一眼就看见一叠钞票，1000元一扎，像是从银行取来的原封。他不知道这有多少钱，便停住仔细看看。随后，他拉出第二个现金抽屉，里面装着当天的进款。

“据我所知，费茨杰拉德和莫埃从未这样放过钱，”他心里自言自语。“他们一定是忘了。”

他看着另一只抽屉，又停住了。

“数一数，”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。

他把手伸进第一个抽屉，拿起那叠钞票，让他们一扎扎地散落下来。这些钞票有50元票面和100元票，一扎有

1000 元。他想他数了有十扎这样的钞票。

“我为什么不关上保险柜？”他心里自言自语，迟疑不决。“是什么使我还呆在这儿？”

回答他的是一句非常奇怪的话。

“你曾有过 1 万块钱的现钞吗？”

瞧，经理记得他从未有过这么多钱。他的全部财产都是慢慢攒起来的，现在却归他太太所有。他的财产总共价值 4 万多块——都要成为她的了。

他想着这些，感到困惑。然后他推进抽屉，关上门，手放在锁钮上停住了。这锁钮只消轻轻一旋，就可以将保险柜锁上，也就不再有什么诱惑了。可是他仍旧停在那里。最终，他走到窗边拉下窗帘。他又拉了拉门，在此之前，他已经把门锁上了。是什么使他这么多疑？他为什么要如此悄悄地走动？他回到柜台的一端，像是要在那里枕着胳膊，好好想一想。然后，他去开了他的小办公室的门，开亮灯。他连写字台都打开了，坐在台前，开始胡思乱想。

“保险柜是开的，”一个声音说。“就差那么一小条缝。锁还没锁上。”

经理脑子里一团乱麻。这时，他又想起白天的全部纠葛。也想到眼前就有条出路。那笔钱就能解决问题。要是既有那钱又有嘉莉该有多好！他站起身来，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，眼睛盯着地板。

“这办法怎么样？”他心里问。为找寻答案，他慢慢地抬起手来抓抓头。

经理可不傻，还不至于会盲目地被这样的一念之差引入歧途，但是他今天的情况特殊。他的血管里流着酒。酒劲上了头，使他对眼前的处境有些头脑发热。酒也渲染了一万块钱可能为他带来的好处。他能看见这笔钱为他提供的大好机

会。他能够得到嘉莉。啊，他真的能够得到她！他可以摆脱他的太太，还有那封明天早上要谈的信。他也不用给予答复了。他回到保险柜旁，把手放在锁钮上。然后，他拉开门，把装钱的抽屉整个儿拿了出来。

一旦抽屉完全展现在他面前，再想不去动它似乎很愚蠢了。当然愚蠢。嗨，有了这些钱，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和嘉莉生活很多年。

天哪！怎么回事？他第一次紧张起来，好像一只严厉的手抓住了他的肩膀。他恐惧地看看四周。一个人也没有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外面的人行道上有人拖着脚走过。他拿起抽屉和钱，把它放回保险柜。然后，他又将门半掩上。

对于一个意志不够坚强，在责任与欲望之间徘徊不定的人所处的困境，那些良心上从不动摇的人很难理解，除非有人细细地向他们描绘。那些从未听过那内心深处幽灵般的时钟，用庄严的声音滴答滴答清清楚楚地告诉你“你应该”、“你不应该”、“你应该”、“你不应该”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对此加以评判。这种思想斗争，不仅那些思维敏捷且很有条理的人会有。即使那些最愚蠢的人，当欲望驱使他去犯罪时，正义感也会去提醒阻止他，而且犯罪倾向越大，正义感也越强。我们必须记住，这也许并不是对正义的认识，因为动物本能地畏惧罪恶，但并不基于它们对正义有所认识。人在受知识控制之前，仍旧受本能的支配。正是本能大提醒罪犯——正是本能（当不存在很有条理的推理时）使罪犯有了危险感，害怕做错事。

因此，每当人们第一次冒险，去干某种从未干过的罪恶勾当时，心里总会犹豫不决。思想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表达着欲望和克制。那些从未经历过这种思想困境的人，会喜欢下面的故事，因为它给人以启示。

赫斯渥把钱放回去以后，又恢复了他那从容大胆的气度。没有人看见他，就他一个人。谁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他可以自己处理好这件事。

晚上的酒劲还没有完全消失。尽管在经历了那阵无名的恐惧后，他额头冒汗，手也发抖，但是他仍旧给酒气弄得满脸通红。他几乎没注意到时间在消逝。他又考虑了一遍自己的处境，眼睛老是看见那些钱，心里老是想着那些钱可派的用场。他走进自己的小房间，又回到门口，又来到保险柜旁。他伸手拉住锁钮，打开了保险柜。钱就在里面。看一看总不会有什么害处吧。

他又拿出抽屉，拿起那些钞票。这钞票多么光滑、多么结实、多么便于携带。也就是很小的一包而已。他决定拿走它们。是的，他要拿。他要把它装进自己的口袋。他又看看那些钱，觉得口袋装不下。对了，他的手提包！手提包肯定行！那些钱能装下——全都装得下，而且没人会怀疑手提包。他走进小办公室，从墙角的架子上取下手提包。他把包放在写字台上，出来走到保险柜旁。因为某种原因，他不想在外边的大房间里往包里装钱。

他先拿了那些钞票，然后又拿了当天进的散钱。他要全部拿走。他把空抽屉放回去，推上铁门，差一点就关严了，然后站在旁边沉思起来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心里的那种犹豫不决，几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，但却是千真万确的。赫斯渥无法让自己果断行事。他要好好想一想——仔细地考虑一下，决定这是否是上策。他这么想要嘉莉，那些乱七八糟的私事又逼得他走投无路，他一直认为这是个上策，但是他还在犹豫。他不知道这样做会给他带来什么恶果——他什么时候会遇到麻烦。至于这件事本身对不对，他从未想过。在任何情况下，他都决不会想

到这一点。

当他把所有的钱都装进手提包后，他突然想变卦。他不能这样做——不能！想想这会成为多大的丑闻。还有那些警察！他们会追捕他的。他得逃走，但逃到哪里去呢？唉呀，成为一个躲避法律的逃犯是多么可怕！他拿了两个抽屉，把所有的钱又放了回去。慌乱中，他忘了自己在干什么，把钱放错了抽屉。当他关上保险柜的门时，他想起没放对，又把门打开。两只抽屉弄错了。

他把抽屉拿出来，重新放好钱，可是这时恐惧感消失了。为什么要害怕呢？

他手里还拿着钱时，保险柜的锁咔嚓一响，锁上了！是他锁的吗？他抓住锁钮使劲地拉。锁死了。天哪，现在他肯定脱不了关系了。

当他一意识到保险柜的确锁上了。他额头直冒冷汗，身上一个劲地抖。他看了看周围，立刻作了决定。现在不能耽搁了。

“就算我把钱放在保险柜顶上，”他说，“然后走开，他们照样会知道是谁拿的。我是最后一个关门的。另外，还会发生其它的事情。”

他立刻变成了行动果断的人。

“我得离开这里，”他想。

他慌慌忙忙地走进他的小房间，取下他的轻便大衣和帽子，锁好写字台，拎走手提包。然后，他关了所有的灯，只留下一盏亮着，开门出来。他试图装出平日里那副自信的样子，但几乎做不到。他很快就后悔了。“但愿我没干这个，”他说，“这是个错误。”

他照直沿着街走下去，碰到一个认识的查夜人在检查门户，还打了声招呼。他得出城去，而且要快。

“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火车，”他想。

他立刻取出怀表看了看。这时快1点半了。

走到第一家药店，他看见店里有个长途电话间，于是停了下来。这是家很有名气的药店，装有私人电话间。

“我想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，”他对夜班职员说。

后者点点头。

“请接1643，”他查到了密执安中心火车站的号码后，对总机说。很快就接通了售票员。

“去底特律有什么时间的火车？”他问。

那人说了几个开车时间。

“今天夜里没有车了吗？”

“没有挂卧铺车厢的车。噢，对了，还有一班，”他补充说。“有一班邮车3点钟从这里开出。”

“好的，”赫斯渥说。“那班车什么时候到达底特律。”

他在想。只要他到了底特律，从那里过河进入加拿大，他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去蒙特利尔了。当他得知火车中午就到。心里感到轻松了一些。

“马休要到9点才会打开保险柜，”他想。“他们中午之前是找不到我行踪的。”

这时，他想起了嘉莉。他若想真的得到嘉莉，必须火速行动。她得一起走。他跳上旁边最近的一辆马车。

“去奥登公寓，”他厉声说。“如果你跑得快，我加你一块钱。”

车夫鞭打他的马，使它做出飞奔的样子，不过还是比较快。一路上，赫斯渥想好了怎么去做。到了公寓，他急忙跨上台阶，照旧按铃叫醒了女仆。

“杜洛埃太太在家吗？”他问。

“在家，”女孩吃惊地说。

“告诉她马上穿好衣服到门口来。他丈夫受了伤，人在医院里，他要见她。”

女仆看到这个人紧张而郑重的神情，相信了，急忙上楼去。

“什么？”嘉莉说。她点亮煤气灯，找衣服穿。

“杜洛埃先生受了伤，人在医院里，他要见你。马车在楼下等着。”

嘉莉飞快地穿好衣服，很快下来了，除了几件必需品，什么都没有拿。

“杜洛埃受伤了，”赫斯渥说得很快。“他要见你，快走。”

嘉莉完全被弄糊涂了，想也没想就相信了这一切。

“上车吧，”赫斯渥说，扶她上了车，随后自己也跳上车。

车夫开始调转马头。

“去密执安中心火车站，”他站起身来说道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以免嘉莉听见。“越快越好。”

第二十八

亡命逃犯：灵魂受困

马车刚走了一小段路，嘉莉就镇定了下来，夜晚的空气使她完全清醒了。

“他出什么事了？伤得重吗？”

“不是很重。”赫斯渥神情严肃地说。他被自己的处境弄得心慌意乱，现在既然嘉莉已经在他身边，他只想平安地逃脱法网。因此，除了明显有助于实现他的计划的话以外，他什么也不愿意说。

嘉莉没有忘记，她和赫斯渥之间还有未了结的事，但是她现在很焦虑，也就顾不上想它了。她只想结束这段奇怪的旅程。

“他在哪里？”

“在南区，离这里很远，”赫斯渥说。“我们得乘火车去，这样最快。”

嘉莉没再说话，马在继续奔跑。夜间城市的古怪景象吸引了她的注意力。她看着那长长的、一排排向后退去的路

灯，琢磨着那些黑暗沉默的房屋。

“他怎么受的伤？”她问——意思是到底伤得怎样。赫斯渥懂得她的意思。除非不得已，他不愿意多撒一句谎，但是在他脱险之前，他不想嘉莉有任何抗议。

“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”他说。“他们只是叫我来找你，把你带去。他们说没必要惊慌，只是我必须带你去。”

这个人的态度严肃，嘉莉相信了他，于是她不再说话，心里犯着嘀咕。

赫斯渥看看表，催车夫再快点。就一个处境如此微妙的人而言，他倒是出奇地冷静。他一心只想着，最重要的是赶上火车，悄悄离开。嘉莉看上去很温顺，他暗自感到庆幸。

他们及时到达了车站，他扶她下车后，递给车夫一张5块的钞票，赶忙进站。

“你等在这里，”到了候车室，他对嘉莉说，“我去买票。”

“我能赶上去底特律的火车吗？”他问售票员。

“还有4分钟，”售票员说。

他小心翼翼地付了两张票的钱。

“那地方远吗？”当他匆匆回来时，嘉莉说。

“不太远，”他说。“我们得马上上车。”

在进口处，他把她推在前面走。检票员检票时，他站到她和检票员之间，挡住她的视线，然后赶快跟上去。

站内停着一长列快车和客车，还有一两辆普通的硬席客车。因为这班火车是最近新开的，乘客不会多，所以只有一两个列车机务员等在那里。他们上了后面的一辆硬席客车。刚坐下，就听见外面隐约传来叫喊声：“乘客们，请上车！”接着，火车开动了。

嘉莉开始觉得这事有点蹊跷——这样来到一个火车站

——但是没有说话。整个这件事都是这样异常，她对自己心里想的事也就不大重视了。

“你过得好吗？”现在赫斯渥感觉轻松一些了，于是温柔地问道。

“很好，”嘉莉说。她心里很乱，不知道对这件事情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合适。她仍然急着想见到杜洛埃，看看他到底出了什么事。赫斯渥打量着她，感觉到了这一点。但是这并没有令他不安。他并不因为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同情和激动而感到烦恼。这正是她的美德之一，他对此十分欣赏。他只是在考虑该怎么向她解释。然而，在他心中，甚至连这一点也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。他自己犯下的事和眼前的逃跑则是沉重地压在他心头的巨大阴影。

“我真傻呀，竟然会做出那种事，”他反复地说，“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啊！”

他现在清醒了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真的干了那件事，他无法想象自己成了一个逍遥法外的罪犯。他经常从报上看到这种事，想象着那一定很可怕。可是现在这种事落到了他自己的头上，他却只是坐在这里，缅怀着过去。将来是和加拿大边界连在一起的。他想去那里。至于其它的事，他回顾了一下今晚的所有行动，认为都是一桩大错的组成部分。

“况且，”他说，“我又能怎么做呢？”

于是他决定尽量挽回这件事的影响，为此他又把整个事情考虑了一遍。但是这样反复考虑仍然毫无结果而且令人烦恼，弄得他在面对嘉莉实行自己的计划时，都有些神经兮兮的了。

火车隆隆地穿过湖边的车场，慢慢地朝二十四街驶去。车外的分轨闸和信号灯清晰可见。机车的汽笛发出短促的呜呜声，车铃也不时地响着。几个列车机务员提着灯走过。他